

我的故事 ~ 6. 落叶生根



我觉得中国人要改变传统的“落叶归根”的思维方式，做到“落叶生根”，在澳洲生根发芽。”

辛苦打拼——人生的重大决定

我是1990年6月5日来到澳洲的。当时因为国内刚改革开放，想见识一下外面精彩的世界，看看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同。刚来澳洲的时候人生地不熟，语言又不通，显然是很辛苦的。当然澳洲人特别友好，经过努力奋斗，我慢慢有了点积蓄，就在这里居住下来。刚来澳洲的时候，虽然没什么技能，但比较能吃苦，我一个人打了好几份零工——去农场砍菜、摘水果，干的最多的是洗碗。具体做了多少份零工，自己都记不清了，就是在不断地换工作，人家做8个小时，我做12个小时、16个小时、18个小时。后来我在一家餐馆打工，老板人很好，现在我们成为了特别亲密的朋友，像家人一样。老板是奥地利人，老板娘是荷兰人。那个时候我的老婆孩子都在中国，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孤单与艰难可想而知。过了两年，和我一起来的几个朋友熬不住了，就想回国。老板就问原因。我说：“我们身份都拿不到，当然要回去了。”他又问：“你喜欢这个地方吗？”我回答：“当然喜欢，但是拿不到身份。”他就很严肃地告诉我：“澳洲是属于大家的，你只要踏上这块土地，它就是属于你的！你应该可以在这里，只要喜欢，你就要坚持，就继续努力地去申请，你肯定可以在这里居住。”后来，澳大利亚时报采访我的时候，我讲了这个故事，那些457的工人都被我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，说如果不是看到我的故事，他们都想回去了。后来我就在澳洲学了电焊和造船，自己出来做造船的生意。建造船厂最初等于是给自己打工，根本赚不到钱，而且由于是半路出家，只能不断地摸索、学习。但总体来说，澳洲有一个比较公平的环境，你如果付出了努力，就有所回报。就像我们去做工，因为是小时工作制，时间做长一点，吃苦一点，人家喜欢你，你就可以多赚点钱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澳洲比较适合生存，也不需要我们开后门、走关系，这样比较勤劳刻苦的人很适合在这里生活。

关于“英语”——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

刚来澳洲时由于不懂英语，我们闹出过好多笑话。现在回忆起来真可谓“辛酸往事俱忘却，啼笑英语记心间。”当时我和其他中国工友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，但幸好我们还知道“tomorrow”这个词。工头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，每周一在分配工作任务时就扳着手指，把后天说成“tomorrow and tomorrow”，当然大后天就是“tomorrow and

tomorrow and tomorrow”依此类推……我们都在心里嘀咕：幸亏一周只有七天，扳手指还能数得过来，要是数天数就麻烦了！有一个工友，只会几个英文字母，在Fremantle迷路了，焦急地给朋友打电话。当时根本就没有谷歌搜索之类的卫星定位系统，大家出行时都随身带着一本地图。偏偏他那天忘记了带地图。朋友安慰他说：“别急！你只要把你附近的一个路标牌念出来，我就能知道你在哪儿！”于是我那位“可爱”的工友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艰难地读起来“S-T-O-P……”，后来他被警察送回了家。还有一次，我去一家餐馆面试，老板让我十二点去上班。我当时还不懂得十二这个单词，始终听不懂他叫我什么时间上班，后来他就拿了一张纸张，画了一个钟，从一点、两点最后一直数到十二点。我就想：我的天呐，我一到十一都学会了，怎么不早点学十二呢！这家餐馆生意很红火，常常顾客爆满。有一天，老板着急地问我“Any more fish?”我知道fish这个词，但不知道什么是“more fish”还以为是一种鱼的名字，于是迅速打开冰箱，看着满冰箱的速冻鱼，扯着嗓子回答“No More fish”老板只得自己过来找，看着那些鱼，又无奈地看看我，哭笑不得……尽管闹出了不少笑话，但当时年轻，有股不服输的劲头，觉得英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就是一种语言，多学多练就一定能学会。于是我把厕所、天花板、厨房、卧室等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全贴上英文单词，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；开车的时候，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都把收音机打开，不停地磨耳朵；回家就打开电视看新闻。刚开始，我听广播如同听天书。但中国古话说得好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，我一边打工，一边学习，我的英语也渐渐熟练起来。

八年“抗战”——相思之苦

当年只身来澳洲闯荡，与妻儿一别就是八年，中间没有回去过。这八年的艰辛与思念真是一言难尽。后来我和妻子戏称这八年为“八年抗战”。我和妻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我的妻子是个睿智而贤惠的女人，当初我想出国见世面，求发展，家里人都反对，只有妻子支持我。我偷偷从家里跑到澳洲，而她独自在国内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当时澳洲一分钟的电话费是三块多澳元，后来降到一块多。那个时候赚钱不容易，但我每周都预留出50块钱给家里打电话。电话一打过去，妻子就在电话里一直哭。旁边人都劝她：快讲快讲！电话费都哭没了！但是没办法，每次她都止不住眼泪。熬了八年之后，我给她办签证的时候，移民局的人就问我：“你分居了这么久，怎么能证明她是你的老婆呢？”但是因为我们总搬家，经常要换房子，电话号码也经常换，也没有留着所有的电话账单没有去留，移民局让我们拿这个证据，我们也拿不出来。后来有人给我们想办法说，可以去电话公司花一百多块钱，把所有标有名字的电话号码输出来。结果发现我们的电话费都可以买一栋房子了。妻子有时候跟他开玩笑：“哎！你在那边八年就没有一个女的要你？”我也笑着答：“不是人家女的不要我，有一打工女的跑到我房间过，每次我都跑出来，咱定力强！”

“滴水阳光”——参与社团

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经历了很多艰难才在这里居留下来。现在澳洲的政策相对宽松，不少中国457技术工人来澳洲工作。他们初来乍到，语言和文化等方面都不是很习惯。其中有很多都是我的福建老乡。俗话说得好，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。我就全心全意帮助他们去贷款，后来就形成了社团。社团在澳洲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，因为有了社团之后，中国人抱团，有人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帮助他。我真正介入社团也有十几年时间了。2008年我创立了福建同乡会。当时我也想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，能力有限，经济条件也有限，于是萌生了创建同乡会的想法。当然，我是第一任会长。同乡会制定章程的时候，我就规定会长不得连任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性格有点内向，口才也不是那么好，应该充分给新人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。现在想来觉得是很明智的。三年后我退了下来，但也在参与重要的社团工作，因为我认为这也是我的责任所在。也有很多人问我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吗？每次我都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当然是！”这个问题与一般的所谓的民主问题是截然不同的。中国领土完整是原则性的话题。在世界广东同乡会西澳分会成立大会上我就说：“我们福建人与台湾人本来就是‘同根生’，我们同祖同宗，没有大的文化隔阂与差异。我相信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大多数台湾人也跟我一样立场坚定！”我2010年加入了旨在增进与台湾同胞联谊的西澳和平统一促进会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们希望祖国能够和平统一。我们‘和统会’搞了一个慈善教育基金会，把它叫做“澳洲华人滴水阳光慈善教育基金会”。滴水阳光取意于：“一滴水也能映出太阳的光辉”。中国现在虽然强大了，但毕竟人口众多，偏远地区发展还很缓慢。我们制订了让中国贫困地区的儿童重返校园的计划——每人每天存一块钱，让孩子重返校园。每天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资助一百名儿童。我随后又选了几个地方—贵州、云南和宁夏。我们现在正与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取得联系。我们的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我相信，以此为基点，鼓舞和感召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就会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救助更多的失学儿童。目前我在做一对一自助项目，进一步推广公益事业。我个人认为，公益事业并不是等有了钱才做的。我们作为中国人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可，也感到很骄傲和满足，因为我们传承了很多祖国的文化精髓。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“落叶归根”与“落叶生根”

随着中澳交流的深入，现在澳洲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澳洲的一些朋友曾经很坦诚地告诉我，他们最初想象中的中国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路上跑的都是马车，根本没有楼房。这些年有很多澳洲朋友也去了中国，慢慢地转变了对中国的印象。当然，中国跟澳洲的经济贸易往来也给澳洲人民带来了许多实惠。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困惑，觉得很难融入澳洲社会。我个人认为，无论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，要融入一个社会，自己首先要付出真诚和努力。这样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别人的友谊。我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是很有智慧的。澳洲整个的政策就是多元文化政策，它对包括中国文化

在内的其他文化能够接受、认可。有时候我也比较郁闷，觉得哪怕澳洲人把我当做澳洲人，我还是感觉跟他们不一样，我骨子里还是中国人。但是回到中国之后，我又觉得又不属于中国了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既然在澳洲生活，就要多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，尽量融入到澳洲社会。我觉得中国人要改变传统的“落叶归根”的思维方式，做到“落叶生根”，在澳洲生根发芽，同时不忘中国的优秀文化精髓，为祖国文化发扬光大做出应有的贡献。我记得一位老华侨当初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我的肩膀是让你们踩的。”我也一直想告诉那些年轻人：我的肩膀也是让他们踩的。中国的年轻人去参政议政，我都支持——精神上或者经济上的支持，让他们整个进入澳洲的上层社会。因为只有下一代中国人进入政界，中国在西方国家才更有希望站住脚，中国在海外才是真正步入主流社会。我真心希望所有的澳洲华人都能够团结起来，共同传承中国文化，并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继承中国文化，发扬光大。